

金鳳剪

(台灣) 卧龙生著



金

鳳

剪

一冊

臥龍生著

应天府。高大的红漆门外，肃立着四个淡青密扣劲装的带刀府卫。

向里看，沿着通向应天府正堂的长廊上，站满了带着兵刃的衙役。

正堂外十二个分执着金瓜月斧的亲兵，戒备得十分森严。

一品顶戴，身着朝服的巡抚大人，端坐在正堂大公案的后面。

但他已失去往日那等高据堂口颐使气指的威严，木然的神情中，带着沉重的忧苦。

靠公案左首坐着个方巾长髯，身着海青长衫，外罩团花马挂的中年人，一身细皮白肉显然是久经养尊处优的人。

这是巡府幕宾，也是应天府兼领应南，巡抚大人的第一谋士刘文长。

右面坐一个头戴鸦雀武生巾，黑色长衫，腰中横系着四指宽红色带子，留着花白长胡的五旬老者，两面突起的太阳穴，和一对炯炯神光的双目，显示出和常人有些不同。

不错啦！这是应天府总捕头，南七省黑道人物，闻名丧

胆的神眼杨晋。

但此刻，三个人的脸上，都积压着一股沉重的忧郁。

今日的应天府有点奇怪，这不是三六九的放告日子，也不是处决囚犯，巡抚升堂，戒备的刁斗森严，正堂的气氛，肃穆得使人有着窒息的感觉。

端坐公案后面的巡抚大人，神色怪异，不像是手操生杀大权的封疆大吏，倒有着待决囚犯的惊惶。

上百号的府卫衙役，听不到一口大气。

静！静得像一井死水。

静得有些异常。

一声感喟的叹息，打破了冷肃的沉寂。

巡抚大人吐出了一口长气，道：“文长，你看，七王爷会不会真的亲自来府中报案？”

刘文长拂一下颔下的长髯，道：“会的，那封拜柬上说的很明白，七王爷要亲自进府报案。”

巡抚大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为什么呢？七王爷不要咱们打道王府中去，他是亲王的身份，我不过是领江南巡抚衙的应天府。”

刘文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大人，七王爷是一位贤明的亲王，他尊重体制，所以，要亲来应天府中报案，不过……”

巡抚大人急急的接道：“不过什么？文长，别顾虑的说下去，这不但和我前程有关，而且弄不好还会牵连上我的一家大小的性命。”

刘文长叹口气道：“因为七王爷太尊重体制了，所以，这案子非要短期中破获不可，他不要大人进入王府中去，却要先行报案，这是公事公办的态度，大人，这件案子如不能

短期破去，确实会影响到大人的前程。”

巡抚大人身子震动了一下，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起来，几颗汗珠儿滴落在朝服上。

他慢慢的转过脸来，目光转到神眼杨晋的身上，缓慢的说道：“你去过王府了？”

杨晋欠欠身，道：“是的，属下去过了。”

巡抚大人点点头，道：“你看到了些什么？”

杨晋道：“七王爷封锁了现场，一定要在报案之后，由大人亲率三班衙役，文案忤作，再查现场，因此，未准属下查看。”

巡抚大人近乎黯然的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七王爷是存心要摘我的纱帽子。”

刘文长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七王爷如若有戕害大人之心，用不着如此大费周折，再说，杨总捕头，精明干练，武功高强，必能在限期之内破案。届时，七王爷也许会嘉奖大人一番。”

巡抚大人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这可恶的匪徒，应天府下不少豪门巨富，为什么偏偏偷到七王爷府，是诚心和我过不去了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杨晋的身上，道：“杨总捕头，你想想看，是哪一道上的匪徒，敢这样胆大妄为。”

杨晋道：“回大人的话，王爷下令封锁现场，损失不明，属下未见现场遗迹，不明贼人手法，不敢妄作判断。”

“王爷到！”

沉重的呼喝声，传入正堂。

巡抚大人急急离开了公案迎了上去。

一个头戴黄缎子便帽，身着黄绫长袍的三旬左右的人，在两个劲装府卫护从之下，直入大堂。

这时，不过是申初光景，金黄色的阳光，照射在七王爷身上。

只见他双目微现红肿，脸上一片戚伤，沉痛。

神眼杨晋，一瞥七王爷的神色，立时心神大震。

他已感觉到；这是一桩惊心动魄的大案子。

那身着朝服的巡抚大人，一撩袍，跪了下去，道：“应天府正堂，镇江南巡抚衙胡正光，叩见七王爷。”

七王爷挥挥手，道：“胡大人请起。”

胡正光一拜而起，道：“谢王爷。”

七王爷黯然叹道：“小王不幸，府中惊盗，胡大人掌应天府，小王特来报案。”

胡正光长揖相让，使七王爷坐了宾位，才欠身说道：“王爷府中惊盗，卑职督下不严，先行领罪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事出太突然，怪不得大人，入府盗匪，亦非一般匪徒，但愿大人能早日缉得元凶，正法除害，交小王为兰妃洗冤，大人如需小王协力之处，小王亦愿助一臂。”

胡正光听得头皮发炸，脸上直滴汗珠儿，垂直屈膝，道：“怎么，王妃也受到伤害了？”

七王爷低声道：“现场寸草未动，请大人起驾到现场查验。”

胡正光连声应是，一面起驾王府，口中道：“此乃卑职份内之事，七王爷一纸宣召，卑职自当趋王府受命，怎敢劳动王爷的大驾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大明律法，立于先祖，小王虽受皇兄厚

封，领南六省兵马大权，但贵府乃一方布政大员，掌理三司，小王理应依律报案，小王先行一步，大人请即起驾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卑职立刻趋府。”

紧行两步，接道：“送王爷。”

七王爷一挥手，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

胡正光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，道：“可恶匪徒！夜入王府，伤害王妃，这还得了么？”

刘文长低声说道：“大人，看王爷神情，并无故意为难大人之心，此乃大人官声清正，受知贤王，只要能早日破案，正法元凶，决不会影响到大人前程。”

这是王府中一座庭院，百盆秋菊盛放，阵阵花气袭人。十几个青衣挂刀的捕快，分布在庭之中。

胡正光带着刘文长和神眼杨晋，缓步登上五层玉阶，行入了精致的玉兰阁。

这是七王爷最宠爱的兰妃闺房。

紫绫幔壁，布置精雅，棉榻上纱帐低垂，隐隐可见一个横卧的美丽胴体。

杨晋快行一步，揭起纱帐。

鲜血染红的白绫被单上，倒卧一具只穿着肚兜的女尸。

杨晋心头暗道：“无怪七王爷不许我先行查看，原来是不愿王妃尸体阴灵多受惊扰。”

胡正光似是忘记自己是一品大员的身份，用袍袖拭一下头上汗水，道：“杨总捕头，伤在何处？”

杨晋道：“当胸一刀，深及心腹，凶徒的手法很重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别处有伤么？”

杨晋道：“一刀毕命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王妃遗体，不能太受惊扰，不用忤作验尸，你费心仔细查看一下。”

杨晋轻轻拨动一下尸体，道：“回大人，王妃先被人点中了穴道，然后……”

突然住口。

胡正光道：“然后怎么样啊？”

杨晋低声道：“先奸后杀。”

胡正光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可恶，可恶至极。”

杨晋放下了棉榻纱帐，锐厉的目光，四下打量了一阵，突然飞身而起，手攀横梁，瞧了一阵，落着实地。

刘文长道：“杨兄，瞧出一些眉目么？”

杨晋微微颌首，道：“匪徒功绝佳，曾在梁上停身，但不知他何时混入了兰妃的卧室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大人，据属下查看王妃尸体，似是在二更到三更之间遭杀，王府中警备森严，巡更不绝，那匪徒竟似入无人之境……”

胡正光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杨晋道：“请大人禀明王爷，问问昨宵巡更当值的府卫。”

胡正光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杨捕头，这件案子一定要破，为了你，也为了我，七王爷的宠妃，遭人奸杀，那是诚心要我罢官削职，也是诚心和你过不去。”

杨晋道：“大人，我会尽力，但这件案子太玄奇，就现场所见而论，凶手不但手段毒辣，而且心思慎密，武功又高

不可测。”

胡正光脸色一变，道：“照你的说法，这件案子是破不了啦。”

杨晋道：“大人，卑职蒙大人厚爱，自会全力以赴，破不了这件案，卑职也无颜再干这应天府的总捕。”

胡正光神色肃然的说道：“这不是你辞了总捕头就能完事的案子，破不了，只怕还得受牢狱审讯的处分……”

轻轻咳了一声，脸上又变了一副神情，拍拍杨晋肩膀，接道：“你和文长，一文一武，才把应天府治理得一片升平，这一次事情，闹的太大，我想替你担待一下，也担不起来，你放开手干，只要能把案子破了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……”

这当儿，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快步行了进来，打断胡正光未完之言。

那长衫人轻轻咳了一声，抱抱拳，道：“王爷交代，大人如是查验过尸体现场，请到厅中回话。”

胡正光虽是巡辖江南六省的大员，但对于亲王府中人，还是不敢开罪，当下一拱手，道：“先生是王府……”

长衫人笑一笑，接道：“总管。”

胡正光啊了一声，抱拳道：“请教总管高姓是……”

长衫人欠身道：“不敢当，大人，敝姓水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水兄，跟王爷很久了？”

水总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是的，卑职是幼小追随七王爷，总有二十多年了吧！蒙王爷栽培，赏了卑职四品衔，管理王府事务。”

敢情亲王府中，一个总管，就是四品的官衔。

胡正光道：“本府无能，使王妃遭劫，水总管常随王爷

身侧，还望能从中美言一二。”

说完话，竟然抱拳一揖。

水总管欠身还礼，道：“大人，言重了，王爷对大人十分敬重，所以才亲去府堂报案，至于在下么，如能代为效劳，自然从中缓颊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多谢总管，此情后补，本府定有一报。”

水总管笑一笑，道：“大人，王爷还在厅中候驾，不知诸位验尸是否完成？”

胡正光道：“好啦！好啦！有劳总管带路。”

水总管道：“有僭了。”

举步当先而行。

胡正光急行一步，错一个肩头，紧追在水总管的身后，道：“听说这位兰妃，极受王爷宠爱是么？”

水总管黯然应道：“是的，大人，兰妃极受七王爷惜爱，自从血案发生，王爷粒米滴水未进，心中哀痛不言可喻了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承教，承教。”

心头却又像被人敲了一拳似的。

七王爷呆呆的坐在大厅中一座黄色的锦墩上，沉重哀痛，似乎已使他有些神不守舍。

水总管人还未进厅门，人已屈下了一膝，道：“应天府胡大人到。”

七王爷站起身子，挥挥手，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

胡正光哈着腰进入厅中，刘文长，神眼杨晋，却留在大厅外面。

未得七王爷的宣召，两个人不敢擅入。

胡正光一撩袍，屈膝欲跪，道：“卑职叩见王爷。”

七王爷一侧身，道：“大人请起。”胡正光道：“谢王爷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大人请坐。”

胡正光半个屁股，搭在锦墩上，道：“卑职谢坐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唉！大人看过现场了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看过了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大人对此事有何高见？”

胡正光道：“恶徒手毒心狠，罪该万死，卑职当飭令属下，限期缉捕归案，替王妃报仇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胡大人看法，要多少时间，可以捕到正凶。”

胡正光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王爷恩典，卑职将尽出府中捕快，尽早捕捉凶徒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胡大人，这件案子很棘手，你自己定个期限。”

胡正光脸上的汗珠儿，一颗接一颗直往下滚，只要一句，就算赌上了他的前程，到期限，如若是破不了案，能落个罢官削职，那还算祖上有德，一个不好，那就是株连满门，全家问斩的罪，七王爷领统江南军政，圣赐上方剑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

越想越怕，汗水越多，偷抬双目，望了七王爷一眼。

壮着胆子，道：“卑职和属下总捕谈过……”

七王爷接道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胡正光道：“他说，贼人恶毒，但武功绝高，恐非一时之间能够缉捕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贵府的总捕现在何处？”

胡正光道：“候命厅外，未得王爷宣召，不敢擅自入内。”

七王爷点点头，道：“水总管，宣应天府总捕头进来。”

水总管传话出去，杨晋垂首欠身而入，道：“应天府总捕杨晋，叩见王爷金安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胡大人你问贵府总捕，给我一期限。”

胡正光侧脸望了杨晋一眼，道：“杨晋，你想想看，多少天能够破案，七王爷大度容天，你估算清楚些。”

杨晋道：“回大人话，来人武功很高，卑职想求大人多宽限几日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你倒是说个时限啊！”

杨晋道：“三个月。”

胡正光抬头望望七王爷，道：“回王爷，三月期限。”

七王爷皱了眉头，道：“三个月么？……”

胡正光道：“卑职尽量追他们限前破案。”

七王爷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就以三月为期，希望贵府在限期之内，捕得元凶，为小王兰妃申冤。”

胡正光一欠身，并谢过王爷恩典。

正侍告退，神眼杨晋突然欠身说道：“杨晋有事，启禀王爷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嗯！你有什么事？”

杨晋道：“王府中戒备森严，宵小竟能夜入王府行凶，王府中巡更当值，也许能提供一些线索。”

七王爷点点头，道：“昨夜中当值的府卫巡更，都已收

押王府，贵府如有需要，可以提入应天府去询问。”

杨晋道：“王爷明鉴。”

七王爷道：“胡大人，还有需要小王协助之处么？”

胡正光道：“不敢再劳动王爷，卑职告退了。”

七王爷回顾了水总管一眼，道：“昨夜巡更当值的府卫一十八人，立刻押送应天府。”

水总管一哈腰，应道：“王爷金安。”

七王爷一挥手，道：“代我送客。”

转身行入内室。胡正光抱拳过胸，哈着腰退到厅外。

水总管送到王府门外，道：“十八名府卫，我立刻要他们押送贵府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总管照顾。”

水总管低声道：“大人，三月的限期长了一些，王爷虽然答应了，但却面有不悦之色，大人如能限期之前破了此案，必能得王爷嘉奖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卑职尽力逼他们限期前破案，还望总管大人，能在王爷面前口角春风，美言一二，卑职定有报答。”

水总管笑一笑，道：“大人言重了，我如能尽力时，自会替大人遮挡，遮挡。”

胡正光又深深一揖，才登轿回府。

二

刘文长也坐着一顶轿子，杨晋是骑马而来。

神眼杨晋，正要飞身上马，却被刘文长拦住，低声道：“杨兄，在兄弟的小轿里挤一下，有点事，咱们得商量商量。”

一轿双乘，就这样杨晋也挤入了轿中。

刘文长放下垂帘，才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杨兄，此案关系重大，影响到大人的前程，……”

杨晋接道：“这个，我也知道。”

刘文长道：“杨兄是当代名捕，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如何？”

杨晋道：“王府的守卫不少，但那人入府行凶，似入无人之境，而且做案之后，又未留下一点痕迹，显然是一位做案的高手，因此，在下觉着这件案子，十分棘手，只怕不是短时间能够破掉。”

刘文长道：“杨兄，准备如何给大人回话呢？”

杨晋道：“在下只好据实回答了。”

刘文长道：“杨兄，大人对此事，极为困扰，杨兄，如再不能给大人一个限期，大人的心情只怕是更为沉重

了。”

杨晋道：“文长兄，这等事，兄弟只能尽力，不能在大人面前，故作豪壮之语。”

刘文长声音十分低微的说道：“杨晋兄，大人待咱们不薄，咱们应该替他分担一些忧苦才是。”

杨晋道：“文长兄说的是，但在下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良策了。”

刘文长道：“杨兄，可否来一个李代桃僵，以假乱真。”

杨晋道：“这个，有些不妥当，过了限期不能破案，也不过是一个追捕不力的罪名，如若弄出一个假人假案出来，七王爷一旦识破，不但要坐实兄弟的大罪，只怕大人和文长兄，也要受到株连。”

刘文长道：“杨兄话虽说的不错，但咱们一味承大人器重，俗语说的好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大人遇上了这等苦恼的事，咱们理当为他分忧，兄弟的意思是，咱们找一个妥善的办法，安慰其心，至于以后如何，咱们再从长计议了。”

手捋长髯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若咱们安排一个死无对证的结局，再设法打点一下，七王爷虽然心中存疑，但他无法证明，也只有不了了之。”

杨晋道：“文长兄的才气，在下向来佩服，但这件事兄弟不能立刻答应，俟回府之后，看看大人的意思，再作道理。”

应天府距离王府并不太远，不大工夫，已到了府外。

刘文长的轿子停下。

轿外面立时传来了督府长随胡义的声音，道：“刘爷、杨爷，大人吩咐请两位到内宅花厅待茶。”

事情早已在刘文长的意料之中，掀帘出轿，说道：“我们随后就到。”

胡义一欠身，道：“小的给两位带路。”

刘文长道：“杨兄，大人为此事，心情很坏，等一会，咱们多说几句宽慰他的话了。”

杨晋点点头。

胡正光连朝服也没有换，背着双手，不停在花厅上走动。

胡义行前两步，道：“刘爷和杨爷驾到。”

胡正光停下脚步，道：“快请进来。”

刘文长、杨晋并肩而入，道：“给大人见礼。”

撩起衣角，准备叩拜。

胡正光一挥手，道：“不用多礼了，两位请坐下。”

两人站起身子，在花厅木案两边的木椅上坐了下来。

胡正光没有坐，他心里太紧张，有些坐不安椅，来回的走动，说道：“杨总捕头，三个月的限期很长了，能不能如期破案？”

杨晋道：“回大人，属下尽力而为。”

胡正光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杨总捕头，这些年来，本府待你如何？”

杨晋道：“恩情如山，属下死不足报万一。”

胡正光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如若三月期限无法破案，本府这顶乌纱，固然难保，只怕我一家老少的性命，也要断送在这件血案之上，千不该，万不该，死的不该是七王爷的宠妃，

.....”

刘文长缓缓接道：“大人，事已至此，急在警后，王爺不
少府卫、护院，竟然无法保护王爺一不冤妃的安全，王爺
爷口虽未言，心中有数，以王爺的看法，王爺并未对大府
有丝毫迁怒之意，三月的限期，不算长，也非太短，王爺愿
捕在江南地面上的威望，不期而遇，大人也不因此事
过忧虑了。”

轻轻叹息一声，胡正光缓缓说道：“文长，王爺很赏
脸了，给了三个月的限期，如若，我们无法在三个月内破了
此案，那后果……”

刘文长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大人，这一点，属下早想
到了，万一三月限期之内，无法破案，为了保护大人的前
程，咱们给他来一个……”

突然住口不言。

胡正光坐下身子，低声说道：“文长，你的才气，素为
我所敬重，这件事关系太大了，你说说看，还有什么别的办
法？”

刘文长缓缓道：“大人，属下受大人知遇，自该全力报
效，属下的意思是，不能限期之内破案，咱们就来一个李代桃
僵。”

胡正光低声诵吟道：“李代桃僵，这法子不错，但七王
爷要来一个亲审，那又将如何是好了？”

刘文长右手拇指轻轻在颧上划动，缓缓的说道：“大
人，死无对证。”

胡正光忧苦的脸色，绽开一缕笑容，但矜持的说道：
“文长，七王爺领江南兵符，虽非当今之尊，但欺骗的罪